

随 笔

燕子归来

□ 啸鹰 (宁夏银川)

前几天读到一篇散文《燕子归来》。文章讲述了瑞士政府和居民为救助因寒潮遇险的燕子,用火车专列护送它们到温暖地方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小时候,和大人一起爱护小燕子的有趣往事。

在中国,燕子虽然没有坐专列,但中国人对燕子的关爱和保护绝不逊色于外国人。

小时候大人常告诫孩子“燕子是益鸟,吃虫子的,不能抓,抓了瞎眼睛”。我们调皮,爬墙上房,掏鸟蛋,抓麻雀。但听大人的话,从不伤害燕子。

我们当时家家住的房子都是统一的三间土房,门是两扇木门,一进门的那间房子,有个大灶台,相当于现在的厨房。房顶不装修,大梁和椽子都露在外面。轻盈灵巧的燕子,斜着身子蹭地一下,就穿过低矮的屋门飞到大梁上,它们就在大梁上做窝。

每年春天,燕子从南方飞来,家家户户都把门打开,盼着燕子到自己家里来做窝。燕子一般在两个地方做窝,一个是屋檐下,一个是屋里。屋檐下有时候风吹雨打,还容易受到野猫等动物的袭击。在屋里就安全多了。敞开着屋门,不时就有一对对燕子飞到屋里盘旋。它们看房屋的结构,叽叽喳喳商量着在哪里安家。大人说燕子这是在挑主人,只有善良有爱心的家庭才能留住燕子。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”,终于有两只燕子衔泥落到我家屋里的大梁上,全家欢呼雀跃,我

们立即跑出去告诉小伙伴:“我们家燕子了!”那时家里有燕子,是一件很令人骄傲的事。

每天早晨全家起床的第一件事,先到外屋看看房梁上那对小燕子。那黑溜溜机灵有神的小眼睛,像围了一块小红巾的小脑袋都太可爱了!我们看着两只燕子,忙忙碌碌地衔泥垒窝,看着它们下蛋孵蛋,看着小燕子们出生长大,然后全家一起南飞。有它们相伴,我们每天都快乐。

当然,燕子在屋里做窝也有些小麻烦。家里的地上,天天有燕子的粪便,姥姥不厌其烦,每天打好几次。还有小燕子的问题。一窝燕子大约五六只。大燕子捕食回来,小燕子的小黄嘴张得比头都大,鸣叫的声

音能掀翻屋顶。还有,刚出壳还没长毛的小燕子,就像一团小肉蛋,有时会从窝里掉到地上。大人得赶快找个梯子,把它放回窝里。

有时天色已晚,燕子还没回来。姥姥就坐在院子里等它们,直到燕子翩然而归。燕子不回来,姥姥是不关屋门的。

燕子只要在家里住一年,第二年它们会继续回来住旧巢。每年春天,只要听见外面有燕子呢喃,我们都频频地看向天空,等着我家的燕子回来。如谁家的燕子先回来,我家的还没到,全家人就开始担心、着急,怕它们路上有什么意外。每年的重逢,我们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欣喜若狂,恨不能和它们热烈拥抱。



春意。摄影 沙粒

时 光

不辜负春天

□ 曹吉芳 (宁夏平罗)

喜欢西北鲜明的四季,尤其是春。

春天,阳光变得柔和时,嫩芽钻出枝丫,惺忪着眼,慵懒地晒着太阳。柔和的风吹来,它们动心了。眨巴眨巴眼,睁大毛茸茸的眼,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春风拂过,立马舒筋展骨,轻展玉翅,呼朋唤友,蜂拥而出,疯长。瞬间占领了枝头树梢,摇动着春风,沉醉了春色。

一树树簇新的叶,如水洗一般。万头攒动,如碧玉,如鹅黄的眼,清澈透亮,一尘不染。神奇的春天,万千嫩芽,在一棵树上孕育。生命在同一个节点出发,挨挨挤挤,一同追赶着春风,喧闹了春天。一棵树呼唤着一棵树,一棵树追赶着一棵树,挂满碧绿的亮片,随春风舞蹈,奏响春天的乐章。

草儿有点迫不及待,尖尖的脑袋,急急地钻出地面,来不及摘掉土盖儿帽子,由着它压弯了脖子。花儿更不甘寂寞,鲜嫩的春天,怎能少了它的亮色。

燕子也从南方回来了,绕池低飞,剪破春水,同水中的鱼儿打着招呼,衔泥筑巢,生儿育女,描摹着春天的图景。布谷鸟儿,忙坏了,一块田野一块田野地巡视,像个唠叨的家长,不断地提醒着农人:该播种了。土地也变得温润多情,像个母亲,像期待着自己的孩子一样,期待种子来安家落户生根发芽,繁衍生长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这句谚语更适合北方的春。是养精蓄锐后的蓄意待发,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的志在必得。春天是一个长出希望的季节,春天更是一个忙碌的季节,收获源自付出,劳动饱含希望,创造了美。

机器在土地上欢腾着,各显其能。土地就像一个怀孕的母亲,爱意满满,满心欢喜地倾其所有,让种子饱满丰盈,铿锵有力。只待破土而出,茁壮成长。春天大地是饱满多情的,它那油润的肌肤上,撒满了星星点点的绿意,攒动着生命的活力。春雨如油,润物无声。生命的启航,总有雨水保驾护航。苍茫的田野,绿油油的幼苗,斜风牵着细雨,是春天永恒的画卷。

一日之计在于晨,勤劳的人们,应季节而动。春天是放飞梦想的季节,有了梦想,就有了期待。有了期待,人生就有了动力,有了动力,就会付诸行动。全力以赴,不辜负自己,不辜负春天。春天是喧嚣的,激情的,也是有理想的。

万物都踩着季节的节点,节节拔高,击打着季节的音符,把春天的乐章感染得激昂,也让人们感受生命之美,变换之美。

有 感

乡愁是一根笋干的长度

□ 瞿杨生 (江西九江)

结束一天的工作,走进厨房,从台子上拿起母亲寄来的那包笋干,硬邦邦的,宛若一捆风干的老树枝。急着想尝那一口家乡味,我没泡发就直接扔进了锅里,与五花肉炖了两个小时。盛出来一尝,咬不动,根本咬不动。锅里还剩半锅,我对着那几块顽固的笋干发愣。

手机在这时响了,是母亲发来的语音。六十多岁的人,刚学会用微信,每条语音都小心翼翼。“笋干收到了没?那个要泡的,用温水,最好泡一夜。你急什么嘛,得给它时间,让它想起自己是春天发的笋。”我盯着屏幕上那段快一分钟的语音,听着听着,觉得她说的不只是笋干。

第二天是周六,我照她说的,抓了一把笋干放进不锈钢盆里,倒入温水。起初,它们漂浮在水面,干瘪、蜷缩,布满细密的褶皱,像极了外婆晚

年脸上的纹路。我盖上保鲜膜,把盆搁在窗台上。阳光透过玻璃,斜斜照进来。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
四个小时过去,我掀开保鲜膜看了一眼。笋干的边缘开始变得柔软,如同浸了墨的宣纸,一点点向外晕染。那些原本紧紧抱在一起的褶皱,慢慢松开了手。八个小时后,它们大多沉到了水底,只有几片还懒洋洋地悬在中间。我伸手捏了捏,中间还有一点硬心。

我望着盆里渐渐舒展的笋干,那一刻想起小时候。外婆总在院子里晒笋。春深日暖,竹筛一只只摆开,白花花的笋片铺得满满当当。阳光把它们影子拉得很长。我问外婆,为什么要晒成干?鲜的不好吗?外婆说:“鲜的留不住啊,晒干了,才能带去你想去的地方。”

如今我在一个听不到家乡方言的城市,终于懂了这句话。从老家到

这里的距离,是春笋变成笋干时,被阳光带走的水分。我在异乡生活的这八年,正是笋干重新泡发需要的时间。一根笋干的长度,本不是三厘米或五厘米,是从坚硬到柔软的距离,从离开到怀念的距离。

傍晚时分,笋干终于彻底泡开了。我切成段,重新起锅烧油,与五花肉一起炖上。一个小时后,满屋子都是熟悉的香味。夹起一块送进嘴里,咬下去厚实柔韧,还有一点脆,正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话了。不是笋干需要时间,是我需要时间。在等待一根笋干慢慢苏醒的过程里,我也在慢慢唤醒那个沉睡太久的、故乡里的自己。那些被阳光带走的水分,从未消失,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千里之外的厨房里,一点一点地回来。故乡与异乡,原来只隔一根笋干的时光。